

Jiushu,
Zai Miwu
Zhong

救赎， 在迷雾中

李幼谦 著

殊胜山，一座神秘的山。

多雾时节，来了几个神秘的人。

有人找死亡，有人找生命；有人找时间，有人找爱情；有人找金钱，有人找良心。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Jiushu,
Zai Miwu
Zhong

救赎， 在迷雾中

李幼谦 著

时代出版
ARCTIME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救赎,在迷雾中/李幼谦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2014.4

ISBN 978-7-5396-4781-4

I. ①救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91506 号

出 版 人:朱寒冬

责任编辑:周 康

装帧设计:徐 睿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 址: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:230071

营 销 部:(0551) 63533889

印 制:合肥星光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(0551)64235059

开本:700×1000 1/16 印张:20 字数:320千字

版次:2014年4月第1版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35.00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天堂在人性的温暖中

长篇小说《救赎，在迷雾中》是李幼谦的近作，讲述为拯救生命而生死追寻的故事，将现代社会的众生态表现得淋漓尽致，把生命与精神的主体意识提升到终极位置。小说中的人物在迷雾中相遇、相识、相知到相濡以沫，情节波澜起伏，场景和人物的命运变化充满了戏剧性。

书中有两大环境：繁华喧嚣的城市和清静优美的殊胜山。城市是人们生活的物质世界，佛山是人们向往的精神世界。小说把两者描写得各具特色。写城市生活着重点放在人的相互关系上，写佛山环境重在表现人的精神追求，表现人类爱的力量。

书中不止一个主人公，但均为生活在社会底层不幸的人。社会的丰富性带来他们不同的境遇，挣扎、愤怒、哀叹在各自行为的交叉中展开矛盾冲突：一个误会自己生了绝症而避世，可在救赎轻生赴死的陌路人后获得了自救；一个因事故导致伤残失去工作与爱情，在人们的积极帮助下树立起生活的信心；一个寻求城市生活与自由爱情遭受陷害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放弃了变态的报复，因救人而找到了亲情。通过他们，作者倾力赞扬一个医生，因有良好的医德，尽管病人张勇的离去不是他的责任，却像侦探一样去追寻他的行踪，

就因为他始终把治病救人当作神圣的职责,冲破重重迷雾,救赎了他人的身体与灵魂,也使自己的人品得到升华。

小说结构少不了故事,故事少不了矛盾对立面:拿钱买婚姻的暴发户、贪钱好色的假僧人、不择手段霸占家产的夫妻、自私自利的电工……他们冷酷、贪婪、卑鄙,都因金钱私欲产生了人性的扭曲,人为地制造出佛教圣地的迷雾。另一些普通人却形成鲜明的对比:乐于助人的司机、慈悲为怀的盲尼、关心职工的马大姐……有他们善良的坚守,人间情暖,环环相扣,才让男女主人公获得救赎,恶人得到惩治,正义得到伸张,误会终于冰释。

小说的结尾并不是俗套的大团圆,很难说是喜剧还是悲剧,看后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,使人伤感却流不出眼泪,使人欣慰却发不出笑声。人物也不能简单地用正面或反面来定性,但是,一抹脉脉温情却余韵绵绵,那是超越了情爱、友爱、亲人爱的精神守望,当善良最终战胜邪恶时,佛山才出现真正的尘世天堂。

李幼谦是我的老朋友了,读过她好几部长篇小说。觉得她虚构能力很强,即使写人物传记,也添加虚构的人物与合理故事,混搭文学的多元素成了小说。更难能可贵的是,她总是追求给读者一种积极的东西,一种光明的东西,一种能让人明辨是非的东西,我们称为正能量,把作者称为传递正能量的人。就因为在她的故事中,作者打捞迷雾里的阳光,正是对人性美的热爱。

救赎的力量来自人心的善良——那是人类社会最美的底色,有善良才能转化成无私的爱,人与人之间才能关注、关怀、关爱,才能将误入歧途的人从没顶的困厄中救出。人性的温暖,是使人类区别于其他生物的标志,是人们和谐维系的纽带,是摩擦与矛盾的调和剂,是抵制金钱至上、世风日下、精神滑坡的武器,是天灾人祸里让我们绝处逢生的希望!

小说,是为生命寻找生存的理由,需要用作家自己的语言记录生活、干预生活、引领生活。在社会生活以空前的速度变化的当下,人们的生活与观念

也在不断变化,文学也被裹挟着前进。扶正祛邪,一直是这种文体的优良传统,并且是其他文体无法取代的,它应该正确地反映人们对生活中真善美的向往和追求。

当今时代,小说创作最为丰富,从书店和网络上展示的来看,数量之多、流传之广,是历史上任何年代都无法相比的。但大量的小说只为迎合俗世的猎奇与无聊,质疑和嘲笑真相、道德、良知等正能量,连人性中善良的温情、感动人的善举都给予讥讽,在小说中歌颂阴暗、赞扬丑恶、抨击道德,与求真、务实、向善的目标渐行渐远。打着深刻的旗号,其实是朝着另一个极端方向狂奔,直到落入压抑暗黑的虚无泥沼。正如挪威作家比昂松批评的那样:颓唐和沮丧总是不好的,这种悲观的作家出于对生命怀有否定态度,实在不配领导我们。

其实,人世间的真善美情感依然是存在的,人们内心永恒不变的追求,才是一切美德得以有效传递的关键。善,是尘世里的一抹阳光,温情的厚度与涵养的土壤紧密关联。我们需要社会为其保温,需要人们去张扬善的微光,只有这样,才能建立人们之间的信任,产生健康向上的价值观,才能构建人类美好的明天。

当然,这部小说并不完美,有的地方细节牵强了,文字也缺少细腻、精当的描写,而使小说偏重于故事的平面,否则更可以感人一些。但是,我们对文学作品不必抱有奢望,如果能在小说中看到人性美的亮色,看到生活中的真谛,能得到正能量的熏陶和滋养足矣。

汪鹏生

于2014年立春日

汪鹏生,编审,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。

Jiushu, Zai Miwu Zhong

目 录

序：天堂在人性的温暖中 / 汪鹏生 001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
| 1. 白日见鬼 / 001 | 9. 找女闹事 / 070 |
| 2. 死亡调查 / 007 | 10. 父母双亡 / 078 |
| 3. 不会自杀 / 019 | 11. 终结良缘 / 088 |
| 4. 青年救美 / 026 | 12. 丈夫气死 / 096 |
| 5. 乐极生祸 / 034 | 13. 婿欺岳母 / 107 |
| 6. 无路可走 / 042 | 14. 女儿离厂 / 119 |
| 7. 发票线索 / 051 | 15. 寻死不易 / 127 |
| 8. 盲人雇主 / 060 | 16. 佛山留客 / 139 |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17.都市好人 / 153 | |
| 18.竹林师太 / 159 | |
| 19.因病舍儿 / 165 | |
| 20.疯狂报复 / 173 | |
| 21.佛果馨香 / 183 | |
| 22.残女新生 / 191 | 26.狭路相逢 / 231 |
| 23.表哥上门 / 204 | 27.病人失踪 / 239 |
| 24.偷取信息 / 212 | 28.寻找张勇 / 251 |
| 25.别有用心 / 220 | 29.真情告白 / 258 |
| | 30.寺庙失窃 / 261 |
| | 31.医院相逢 / 278 |
| | 32.临危托孤 / 287 |
| | 33.拨开迷雾 / 301 |

1. 白日见鬼

殊胜山的雾邪门了，来无影去无踪，如神话里妖魔鬼怪现身释放的障眼法那样诡秘。

起雾的时候，白雨刚走到回香寺前。一直在埋头爬山，感觉到山岭顶部了，猛抬头，对面出现一幅巨型泼墨山水画，让他震撼——大山肃立，山泉飞瀑，松林郁郁，一座寺庙隐隐约约浮现在对面更高山峰的顶尖上。那就是传说中的殊胜台吧，在山石中半遮半掩，隐隐含着仙气，发出神秘的引力。

白雨叹了口气：科学不如神学，医学不如宗教，医生不如……算了，不类比了，寺庙建在这样的风水宝地，如此宏伟壮观，对信徒产生的震慑力自然可观。

脚下的山岭不高，岭头也不甚宽广，左侧一座寺庙，白色栏杆围绕着一栋明黄色的寺庙，漆黑的横匾上书写着“回香寺”三个明黄的大字。

此番大约没时间登上殊胜山的顶部，自然也无法去殊胜台朝圣了。说来有些悖谬，因为结婚，才有时间来这四大皆空的地方，返回途中，还要回老家举行婚礼。妻子先去林国市，自己没陪她，她还要陪个伤员，可谓出师不利啊。他双手合十，默默地祷告菩萨，但愿一路顺风，功德圆满，救人一命，尽快回家。

他抹去头上的汗，把微笑抹上嘴角：自己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，怎么信佛了？这也算是入乡随俗吗？

工作几年来，人也娇气了，心宽体胖了，腿脚乏力了，跟着要下坡了，上山不

难下山难，还是先歇歇气。于是停住脚步，掏出地图，原来已经到了东岩，山下就是民园峡谷，关云英指点的目的地不远了。

看标志，左边的路通向肉身禅师的地方。据说那是一个得道高僧在殊胜山坐化，百年肉身不腐，被尊为“肉身菩萨”。不仅他一个人创造了奇迹，自从唐代开元年间这里辟为佛教道场以来，在一百平方公里的地方，有据可查的“肉身菩萨”有好几个，传说那位禅师也成佛了。

防腐是一种高科技，现代医学都无法做好，在温暖潮湿的殊胜山，怎么会有这种屡见不鲜的神奇现象？当然，这不是白雨研究的范畴，他只是为一种半公半私的事情而来，甚至都说不上是公事，只有妻子理解，所以其他一个人也没说。

山如此陡峭，路如此难走，佛教圣地的圣洁涤荡了他的灵魂，两个女人在等着他，利用婚假跑一趟，赶紧找到失踪者，才不枉此行。

有了信念，灌铅的腿有劲了，又恢复了弹性，他大步向南走，不久到崖边。从上往下看，小桥流水人家，漫山遍野的庄稼，郁郁葱葱的田园景象，似乎是佛国圣地中的世外桃源。

正要下山，奇了怪了，山下葱茏的绿意里突然冒出一丝清烟，似乎涧溪边有人抽烟——山顶上的人都看见了，烟雾不小啊。

那缕烟来得蹊跷，很快变浓变粗，曲曲弯弯，飘飘逸逸，绕着环着拉着延伸着……谁在那里打开了潘多拉魔盒？难道，随之而出的将是祸害、灾难和瘟疫吗？不，人类的邪恶都是自己造成的。可能，其中也有误会。

白雨在烟雾面前犹豫着，还没迈开下山的步子，丝丝缕缕的烟岚交融起来，变成浓雾铺天盖地，霎时四处白茫茫的一片，如潮湿的白絮厚重、浓稠、滞湿，似乎抓一把就会挤出白色的浆汁来。殊胜山窒息了，被白雾融化了山峦深谷，山下仿佛变成了白色的沼泽，黏黏的满是糨糊。白雨不敢穿越，甚至不敢下一级台阶——万一踩空，摔了下去，救护车也开不上来呀。

咯咯、咯咯、咯咯……有节奏的响声飘忽而来，慢慢地，由远及近，呼吸声夹杂其中，越来越近。什么人在这么浓厚的雾气里赶路？也不怕危险？

跟着，白雨的目光僵直了，心跳加速了——他看见浓雾中浮起一颗人头，圆圆的，黑黑的，看不出眉目，然后是全黑的身子，幽灵一般从峡谷中冒上来，渐渐升至人高，飘荡着向他逼来。一股阴冷之气从脚心升至天灵盖，更沉重的呼吸声声声逼近，掩盖了同时响起的脚步声。

他的腿软了，筛糠似的抖动起来，汗毛竖立，头发根冒出凉气，赶紧后退一步，石块硌醒了男子汉的尊严：为人不做亏心事，半路不怕鬼劫道。这殊胜山又不是丰都城，一向有神佛保佑，到此一游的人从来没出过事故。据说，即使天上下大雨，上山的人穿布鞋也不会湿鞋帮。怕什么？何况，自己的职业也容不得鬼怪玷污，他站立不动了。

不见人影，先闻其声，哇的一声尖叫刺耳，冒上来的黑色脑袋甩了一下，散发披开，一张苍白如纸的面孔上，如卡通人物的大眼睛圆瞪着，血红的小嘴张大了，黑色的身子向后仰去。

白雨一愣，被那突然出现的幽怨眼睛打动，心生怜悯——后面可是百步阶梯，倒下去，即使鬼也会粉身碎骨吧？于是抢先一步，拉住对方的胳膊，就势提上最后一级台阶。

轻盈得几乎没分量的“身子”被拉上来，哐的一声扑然倒地。咦，怎么拉了个空？手劲没有使完，半途落下的力道，让白雨身子后仰，一屁股坐在地上。椎骨的疼痛从着地的时候便输入他的尾骨，莫非碎了？他疼得哆嗦了一下，侧身过来，半趴在地上。

他还没作声哩，却听到呀的一声，又是狂叫，尖利而凄厉，那是只有武侠小说中才出现的声音，绵长且只有平声，似乎要将耳膜穿透。响了三十秒还是一分钟？他耳朵受不了折磨，伸巴掌去捂，才发现手里捏着一只手，冰冷的、半硬的，如僵尸的手，连着半截胳膊，大骇，也发出啊的一声大叫，扔掉了手臂。

女人凄厉的尖叫被男人恐怖的大喊消音，像是被吓得静音了。男人短促的喊叫稍纵即逝，女子的叫声又响起来：“啊——”她的叫声非人且惨人，比他的声音高出八度，前后不过半分钟，以更高的频率发出更绝望的嘶叫。没容他看清对

方是怎么站起来的，黑色的身影一闪，风一般向来路奔下山去，扇起一股风，眨眼间就融化在白雾中了。

揉着尾椎骨，白雨半天才站起来。真见鬼了！朝下看去，怪事，怎么现在丽日晴空，山青树绿，如他上山来时一模一样？浓得化不开的白雾呢？如鬼魅一般黑色的人影呢？怎么都无影无踪了？但愿刚才只是噩梦。

太阳白花花地垂直射下，回过身去，上山时路过的古松依然独立，只有那里还有遮挡的树木，四周却光秃秃的。汗水潮湿了遮阳帽的帽圈，白丝绸短袖衬衫能滴水了，紧贴在背上，黏糊糊的。可是，几分钟前的境遇不是梦，白雨迈不开步子，突然出现的妖女令人心悸，害得他尾椎骨痛得要裂开一般，只有进回香寺坐一会。

毕竟是山顶寺庙，虽然不大，但殿宇空旷，阴凉之气袭面而来，其中，夹杂着一丝令人不安的气味。什么味道？一时说不清楚，只是职业习惯吧，神经过敏！

从强光中走进阴暗的空间，光线骤然暗淡下来，眼睛不适应，只看见佛像前有几个蒲团，边上有长凳，上面坐个妇女，看不清五官，只是觉得苗苗条条的，身材不错，衣着也时尚。

女人一眼就看清了白雨是个文质彬彬、体体面面的年轻人，自来熟地套近乎：“大哥，你去看肉身菩萨吗？”

白雨摇摇头：“不去。”

女人忙说：“北面的肉身宝殿，可是个不得了的地方，供奉的菩萨是真身。”

“啊，我看过有关介绍。”他不是来求菩萨的，但希望真有菩萨保佑，办事顺利些也不错。他也没带香。是否就因为沿途没烧香，才有刚才的一劫？

“我一看就知道你是第一次来烧香。”女人的普通话很悦耳，“这里是登殊胜台的必经之地，香客去那里，要在这里烧第一炷香，回来经过这里，又要烧最后一炷香，所以这里就叫回香寺。只要是虔诚的香客，这可是少不了的仪式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我要上殊胜台？”

“嘿嘿，朝佛山的人，哪有不上殊胜台的？登山礼佛，即便不是信众，也会随

喜,不上殊胜台,等于白来。”女人的声音有几分沙哑,但是有韵味,像是年纪不大。

他要去的佛福寺在去殊胜台的路上,但他没打算继续往上走。到了这里,他这个无神论者也有些恍惚了,这女人如此鼓吹,是不是卖香火的?走过去,才看见她提着一个黄布口袋,上面有红色的大字“进香”,上面还盖有一颗大红印。

“那,你卖几把香给我吧。”

“香是不能买卖的,要说请。我也不是卖香的人,这香是昨天在小佛山请的。朝殊胜山的人,都要到八宝寺盖印,才有通关效用。”

遇见一个饶舌的女人,他不想啰唆,本来想坐一会就走,尾椎骨痛得似乎轻些,扭扭腰,打算赶路。

她却站起来了,说:“我想到肉身宝殿去,又怕,大哥能陪我去吗?”

既然她不坐了,白雨就想走过去占领板凳。凑近点看得清楚,这女人年纪不轻了,但五官精致,皮肤白皙,保养得不错,乳黄蕾丝的衬衣绣着朵朵明黄的小菊花,淡雅别致,长波浪齐肩,即使在文京大城市,也显得与众不同。只是太瘦,尽管化了淡妆,脖子上有点疙瘩,皱纹也掩盖不住,还口口声声喊“大哥”,是江淮人的风俗吧,白雨这个苏南人还有些不习惯。

女人向前走了一步,他正好趁机坐上了板凳,窄窄的木条只能坐下半个屁股,往前坐疼得好点,往后坐,尾椎更疼,他咧咧嘴,抽了口凉气。

女人问:“大哥呀,怎么了?”

“啊,刚才摔了一跤,后面……有点疼……”

“怎么不早说?我也这里疼那里疼的,带着常备膏药,敷上就好。”说着,女人拿开黄布包,后面是一个棕色的皮包,与妻子的时尚包相似,梦特娇的品牌。妻子还是他女友时,他买了作为情人节礼品,曾经肉痛了半个月。这女人也有这样的皮包,为一个包包花费上千元,生活够奢侈的。

“大哥哪里疼?我帮你敷上……”女人热情地掏出一块膏药,边说边撕去薄膜,走过去要给他贴。

这女人真够热情的，白雨连忙摇手：“不不不……”

“你不信？可有效了，敷上凉冰冰的，立马疼痛减轻。不要你钱的，你我碰到，这是缘分。”女人的吊梢眉扬起，更添几分风韵，“你要不疼了，也能陪我去肉身宝殿了。”

还以为她有什么居心，就为这啊，白雨只好接过来，闻了一下，是父亲药房熟悉的气味，他信任了，背过手去，贴在后腰眼下处，果然凉飕飕的，舒服多了，客气地说：“我有事，不去那里。”

她神经兮兮地凑过来：“什么事？你晓得吗，肉身菩萨特别灵，但凡有事求他，没不准的。”

一种不祥的气味散发出来，黄昏的污浊？夕阳的气息？不应该来自这年纪不大的女人身上，职业敏感吧？白雨一惊，要摆脱她，只有激怒她，揶揄道：“自己去就是了，既然朝香，怕什么？心不诚啊。”

“瞎说，心不诚，我还能大老远赶来？”她微微的薄唇有些颤抖，“不过我确实有些害怕……我本来是来殊胜山找人，怎么都找不到。别人说，去朝拜一下，就能找到了。”

“如果把他当菩萨朝拜，就不可怕了，可怕的是人自己制造的罪孽……”

“你说，自作孽？这是……”

白雨见她不知怎么变了脸色，发现门外走过两个女香客：“你看，她们是到那里去的吧？你跟她们走吧。”

女人抬头一看，果然，两个老妇女向寺庙侧面走去，于是不再与他纠缠，转身出门，身材娇弱，步履还有些颠簸。

白雨坐了一阵，是因为那膏药的力量，还是因为消除了酷热？疼痛慢慢减弱，他挪着步子出了寺庙，扶着腰眼，慢慢向山谷走去。

2. 死亡调查

久居白色环境，好久没闻绿色的山风了——他坚信风也是有颜色的。山道中清凉的气息迎面扑来，绿树交合，绿海幽深，赏心悦目，不是绿色的风，哪有绿色的景？这倒真是个修身养性的好地方，顿时脚步加快。

山谷里很幽静，只有鸟语花香，夹杂着风吹树梢沙沙的微响。渐渐，有一种模糊的人语远远传来，拖声很长，尖利委婉，带着山谷的回音：“手——手——”渐渐听清楚了，是女人的呼叫：“我的手——我的手——”

逐渐明晰的声音瘆人，白雨打了个寒战：是刚才那个女子吗？突然内疚：见到那么轻盈的身体，接触那么僵硬的手臂，听到这么凄楚的叫喊，如果不是从业多年的职业修养，几乎要相信遇见鬼了。

怎么能拉下她的手来？怎么没有一点血？为什么把她的手甩了？只有一个解释——那是假肢！山谷那么深邃，山下那么多花草树木，到哪找去？白雨心中惴惴不安，甚是内疚，理应帮她寻找，但是，比起一条鲜活的生命来，那又算得了什么？白雨没有停步，还是找人要紧吧。

下到山谷底，一条清澈的小溪蜿蜒流淌，当中一座青石拱形桥，对岸左前方一棵古松造型奇特，掏出地图一看，正是孔雀松的位置。百闻不如一见，果然，当中的虬枝如曲项朝天，两侧的松叶平铺开，如孔雀展翅，后面绿荫扇面一般展开，十分神奇。如不是为救人一命，真要好好欣赏一番。

石板路曲折向上，直通殊胜台，然而两边充满了世俗的烟火味。民居与寺庙交杂，古树与庄稼融汇，渐渐地，路边庵堂多起来，青砖黑瓦的平房，门大窗户小，不少是两层楼。门前有绿树，屋侧有鲜花，有的房顶上、屋檐下都摆放着玉簪花、百合花。如果不是门楣上有什么庵什么堂的大字，看起来与普通农家没区别。

穿着黑衣或者灰袍的尼姑在庵堂进出，有的择菜，有的做针线，若不是她们的光头与粗袍，她们也如农妇一般自在却清苦地生活，在充满色彩的地方，她们的生活并不鲜亮。

白雨按图索骥，一路打听，沿着主干道的左侧走去，穿过一片竹林，大山石壁下一座寺庙巍然屹立，“佛福寺”三个大金字在黑匾上闪着金光。这是个藏身静修的好地方，要找的人一定会在里面的！

别的寺庙门都大开着，这里山门半掩。沿着山势，三层大殿，每层显示出两片歇山式的屋顶，看来规模不小啊，怎么冷冷清清的？白雨小心翼翼地推开虚掩的大门，一个年轻僧人迎出来，清秀瘦削，彬彬有礼地合十，说话带着江浙口音，问他进香还是要做法事。

“啊，我是来拜见万德住持的，请引荐为感。”

“你找他干什么？”他温和的笑意融化了一半。

白雨心里咯噔了一下，这是找人的唯一线索，断了可不行，问道：“他不见客？”

“啊，不是。”他清瘦的面容浮起原来的温和，“住持领众僧去观音峰施放瑜伽焰口了。”

“请教，别人都在自己寺庙门前放焰口，他们怎么到观音峰去放？——原谅我不懂佛门规矩。”

小僧见对方客气，也彬彬有礼地解答：“去观音峰追荐，是为了超度在那里跳岩的一个青年。”

“有人跳岩？什么人？”白雨忐忑不安地问。

僧人不回答，审视地望着这个戴眼镜的年轻人，反问他：“施主找住持有何贵干？”

“啊，万德住持的孙子是我同事，多日没上班，我来看看他。”

僧人个子高挑，容貌俊朗，垂下眼睑，清瘦的脸上写满了忧伤，痛惜地摇摇头：“您说的是张勇吧？就是他想不开……”

“跳岩了？”白雨被抽筋一般，全身发软，心想，天啊，还是来晚了，可惜一条鲜活的生命。他觉得尾椎骨又疼痛起来，四处张望，想找条板凳坐下来。

“今生今世，您再也看不见他了。本院住持，因为自己亲人过世，才打破常规，在非一般的时间与地点超度亡灵，这还有什么怀疑的吗？施主请回吧。”僧人没有留客的意思。

没看见板凳，白雨就在蒲团上坐下来：“请问……”

“施主请起，您这是对菩萨的不敬！”对方拉下脸来，扯起白雨，“累了就请回吧！”

白雨讪讪地站起，诚恳地说：“等等吧，作为张勇的同事，我也应该慰问一下老人……”

“老人正是悲痛的时候，不要给他伤口撒盐了！”

白雨被他推得脚不沾地，似乎尾椎更痛。被人赶走的滋味也不好受，只有到现场凭吊一下死者，哪怕微弱的一点表示，也是一份追念……不过，这事我有错吗？没有啊，只是，应该尽点责任而已。

到了殊胜山，觉得凡人的力量太微薄了，要做佛祖才好，能够主宰人的命运，能够拯救万物。可惜，他只是一个普通人，被人称之为天使，不过是具备一点技术与手段，只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将悲剧降到最低。如果，具备更大的能力去帮助有病的人，治疗或者杜绝那些疾病该多好啊。

白雨想问小僧去观音峰的路，看他不耐烦地拿着一块白布，正擦拭他坐过的蒲团，为自己的过失惭愧，他打消了询问的念头。出了寺庙大门，听到身后咚的一声关门的声音，他加快了离去的脚步。